

畢業十年感言

孫基銘 電工七一級畢業 在職
Zenith Data Systems as a Group
Leader

從交大畢業後，服兵役、出國、攻讀碩士學位、在美國就業、結婚、生子。一回首，竟然已經過了十年。我經常與朋友開玩笑說：「想當初，看到卅歲以上的人都覺得他們又成熟，又通達事理，其實等自己到了這個年紀，發現自己也不見得就成熟多少，不通情達理的時候，還是不通達理，自尋煩惱的時候，還是自尋煩惱。」仔細想想，真正學到的，只不過是懂得正視自己的前途，爲了目的，懂得如何運用策略去達成罷了。也許，這樣的心態也是「成熟」吧？

今年，由於工作努力，上司賞視，我終於被擢昇至經理的職位，掌管七位工程師，五個電腦型的研發工作。雖然是個小官，不過對於一個出生於外國，全公司少數幾個中國人之一的我來講，已經是很大的殊榮了。可是，仔細回想起來，我並不是個天生的領導統御人才。在交大時，雖然當過登山社副社長，可是就是不敢接社長的位子，雖然做過國民黨的區委，可是也沒有什麼作爲。追述早的時候，當初在建中是做過一學期班長，可是踢正步的領導責任硬是給別人替代了。更甯提國中時

代，到手的班長職位也給級任老師否決了而由一位「資深」班長人才取代了。在領導才能這一項下，我的學校成績可真是一片空白，假如不算「當」掉的話。

在美國奮鬥了幾年也許近真讓我開了竅？也許是的，也許任何人在社會待了一陣子都至少領略了一些生存之道。對於我來講，服兵役及出國這兩樣身不由己的過程真是磨了我一番。服兵役的期間使我的「自尊」成爲一位可以被踐踏的名詞，這並不是件壞事，因爲當一個人學會了忍耐，學會了淡視或忽視一些足以激怒或冒犯自己的行爲，這一個人就有了擔待更大責任的能力。我不能否認在軍中時看到，聽到許多令人憤憤不平的事，不過這一段經歷真是對我一生有莫大的衝擊與影響。

出外求學的生涯讓我嘗到了更多的人生歷練。人種的差別，語言的障礙，學業的艱辛，制度的迥異，任何人經過這段磨鍊而不成熟或者至少懂得一些事情的話，那我是不會相信的。我的求學及就業過程並未遭遇很大的困難，因爲我在交大的打下基礎非常的紮實，即使我並不曾是頂尖的學生。幸運的我，得到碩士學位之後馬

上就進了人人稱羨的貝爾實驗室，工作四年之後，我決定嘗試一下美國中小型公司的工作環境，於是我進了增你智資訊公司（Zenith Data Systems）連續參與了幾項重大的研究發展工作，幾項聞名於世的Notebook（筆記型）電腦，我都有幸參與了其中Firmware的設計。我不需太強調Firmware的重要性，事實上，今天能在競爭激烈的個人電腦市場搶先一步，光靠硬體是不夠的。尤其是省電，快速，多功能種種要求不是硬體能獨自達成的目標。在中型公司的好處就是Visibility。由於我的電機電腦的背景以及對工作的投入，很快的，我成了幾項科技的焦點。我不但在科技上貢獻我的所有，並且在品質增進及人事管理上向我的老闆多次建議更優越的運作方式，使公司產品的品質不再是雜誌攻擊的對象而成爲世界一流的產品。儘管我的語言依然有「中國」口音，可是我並不怯於發表意見，反寫文章來表達我的想法，甚至我自願組織了系列訓練課程使新的工程師能夠加速進入狀況，達到資訊溝通的目標。今天，沒有一個人再強調我是個「外國人」

的事實，因爲這個「外國人」做的比一般「美國人」要好多了。

上述經驗並非我在賣瓜，只是在畢業十年之後，這些成就是我唯一能向母校獻的寶。我今天的小成就八成以上歸功於交大的栽培，其中任建葳老師的微處理器課對我的啓蒙有莫大的助益，真不知何時可以當面謝他呢？

去年，一位交大校友，與我同屆的好友謝續平回母校當副教授了，我才恍然感覺到歲月真會捉弄人。謝續平與我一起在陸官服役，搭同一班飛機來美國，如今他已經是我一向敬如鬼神的教授級人物了。我以前爲什麼怕教授呢？他們也不過是另外一些人的同學，朋友罷了。我真後悔沒有跟每一位教授打成一片。不過交大教授還是我印象中最和藹可親的，林均輝，陳茂傑，及幾位電工系主任都曾和我爬過山。我還想不出誰有擺架子呢？

十年不算短的日子裡，交大已茁壯成今天的規模，我可能都不再認識她了。不過我在這天涯海角依然每天祝福著，想著交大。